

■ 雨露文丛 黄金河主编

湘江风云

■ 徐 东 著

■ 大众文艺出版社

江 云 月 泷

——一幅罗定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画卷

ISBN 978-7-80240-184-6



9 787802 401846 >

定价:198.00元(全12册)

雨露文丛 黄金河主编

泅江风云

徐东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泷江风云 / 徐东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4

(雨露文丛 / 黄金河主编)

ISBN 978-7-80240-184-6

I. 泷…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151 号

- | | |
|-------|-----------------------------------|
| 书 名 | 雨露文丛·泷江风云 |
| 主 编 | 黄金河 |
| 责任编辑 | 潘爱平 |
| 装帧设计 | 海 子 |
| 出版发行 |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台山市彩宁纸品印制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 8 0 × 1 2 3 0 毫米 1 / 32 |
| 印 张 | 103 |
| 字 数 | 2260 千 |
|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总 定 价 | 198.00 元 (全 12 册) |

前 言

没有谁可以为长篇小说《淞江风云》写一篇合格而又相配称的序言。甚至笔下这篇简短前言也是非常不适宜的，它只是一篇不得不写在前面的几句应制的文字罢了。因为小说所写的事件本身已远远超过了小说的内容，序言怎么写已成了它不能承受之重。

虽然小说言说的的是一个小小粤西山区罗定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但是它已远远超出罗定县自身抗日救亡的主题，成为我国的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二十世纪我们这个地球上所发生的整个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历史性悲剧的缩影。它确实太悲惨了，也确实太伟大了，人类历史上已没有哪一次战争事件可以与它相比。为了这一事件，整个人类都被卷了进去，几乎耗尽了人类一半以上的资源，牵连了三分之二人口的悲惨命运，而其中的伤亡人数也达到了近乎整个亿的惊人数字。因此，几乎整个人类都在哭泣与惊吓中度过了人类最苍凉的岁月，多少战士和义士流血牺牲，多少慈母、寡妇和孤儿的泪水汇聚成了一句永远震撼灵魂的话：救救人类！救救我们这个星球！！

人类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战争！

故这篇简短的前言，也只能为它作一个这样握要的交代，不过如此而已。

2007 年 12 月于罗定

1

天公着意稀年外，留我痴愚老病身；
想是浈江情未了，故将秃笔写风云。

你说你出生在广东省的罗定县，今年已七十周岁。

你说罗定县是个穷山区，虽然改建为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发展也很快，市容已大大地改观，到处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但是这里的人民真正富起来的不多。大多数人同小康生活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然而，你又说前途是光明的，这简直是废话。

罗定在哪里？我好不耐烦地截住你的话。

你说从广州乘车沿广湛北线公路往西越过肇庆、云浮便到达罗定，全程 240 公里小车只要三个小时或者还可以更快一点。如果你想游玩一下沿途风景，最好沿广州大沙头转乘省梧渡轮，一夜之间越过肇庆第二天中午之前便到达南江口码头，你再上岸乘公共汽车只要一小时便到罗定。

你说介绍你乘船并非泛泛其词，因为你了解罗定，南江口是不能忽略过去的。南江口虽属相邻郁南县管辖，但它是南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别看它今天只是一个小镇，可在两千多年前，它在秦代的建制中，是统领岭南三省的最早的南海郡的郡尉署所在地，南海尉屠睢就在这里指挥他的

五十万大军，同南越国西呕君咩吁宋血战于南江以西数县的古郁水之南的这片土地上。你说这场血战非常悲壮，咩吁宋与屠睢这两位首领都先后战死在这片土地上。《淮南子·人间训》说“伏尸流血数十万”。传说无山不裸尸、无水不流血，数百年后常闻夜间田野有厮杀哀嚎之声，至于久无人住。

你说罗定这条江古称洧水，而南江却是它最早的定名，可是直到清代才以南江之名标入地图。而南江的文化却是南越文化发祥地之一，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这儿既是粤西通道又是水陆丝绸之路的南北交接点，更是粤西的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故南江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南江文化主要集中在罗定这块土地上。

我知道你说这么多谁也已经不大爱听的历史掌故，也不怕讨人烦厌。我知道你是一定要说的，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想什么。你也太不知自量了。这几天天气这么冷，早晚都在8℃以下，又下着濛濛雨，天阴沉沉的。你已满七十周岁，这两年又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咳嗽气喘，穿什么衣服也不暖，吃什么药也不大见效。然而，自春来你却一直沉思默想，似有许多烦难的事情急待解决。最近惊蛰已过，你终于说了。你说，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你写了一个以抗战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题目叫《劫海奇缘》，很像一个压缩了的长篇，许多人和事都未能写具体写透彻，有些人和事又未能写上去，整个情节构思尚欠妥当，故一直未能示人，遑论发表问世了。你说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间整整过去了十年，你急不可待了。你说你是想把它改成长篇，又怕资料不足，心力不济，终难了愿。你这样想自然是对的，你要写成一个长篇小说，关键总得要写，光烦恼是不行的，《红楼

梦》写了十年尚未完稿，你若再写十年就七十周年纪念了，今天写小说也没有这么长时间泡去，不如你先写吧，万事开头难呵，开了头总会顺手的，因为你已有一个中篇，就是长篇的一个缩影嘛。

你于是默然了。惊蛰过后，你终于冒着严寒，做着咳嗽，揭开了稿纸的第一页。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了。

以上算是个长篇巨制的一个简短的开头。

下面写什么呢？一看原本的中篇，不如先接上原稿开头的文字，倒也是个绝妙的手法。你看原稿开头怎么写的？请看它写道：

你说，世间的事千奇百怪，细想来也真的如梦似幻。不是么？你说数十年间所见所闻所历，大都如烟云似的消散了，却又偏是有些旧迹，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在眼前，使你瞠目，令人惊叹，不禁唏嘘，仿佛在做着旧梦，而眼中所见分明又是真实，你就明明是存在于眼前的现实之中，你疑惑么？于是你大吼一声，或者用力敲击你身上的任何一处尚觉疼痛，此时的你分明是十分清醒的了，你就是你，现实就是现实，一丝不错。于是你释然无疑了。

接着你举出了去年发生在罗定市所遇见的一件事儿来。你说，在去年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特殊环境氛围中，一件与之有关的人和事，湮灭了五十多年以后，不迟不早，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它的男女主角儿就特特地亮在眼前，仿佛这一切，冥冥中都有主宰似的。

你说，事情是这样的。有天中午，笔者饭后上街小走，来到人如潮涌的大新街市场，感受一下这个西江的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发展变化的新面貌。你说，大新市场这地方，以前是一口深水塘，下面不知沉埋了多少苦难者的尸骨，唐代的开元寺和不知建于哪朝哪代的孤魂祠就在它的周围。两座寺宇之间夹着一个破旧的百货墟亭，多少饿殍孤儿乞丐和落难者死后就只有沉埋在这口众人所有无人管理的深水塘中。因为这里在久长的封建年代中，离罗定州城的南门有两里之地。到了清代末年至民国时代才在它西南面逐渐建成了一条街道从南门直通到它东面的雄镇墟尾，民国时代命名为中山路，解放后改称人民路，是旧城连接今天宏伟宽阔的新城区的主要通道。在它的正南面，民国时代建了一条不足百米的新街，今天已扩建成了一条一公里多的大新街，从市政机关左面的大新市场直通到南面的新城。它的北面是市政机关前的宝定路通往东面不远的文化广场。这文化广场原为义塚地，民国期间建为体育场。广场后面是烈士陵园和人民医院。广场西面为东西走向的龙园路从北面的泷江上的第一道泷江大桥直通到新城的南北走向的泷州路。

你说，这深水塘过去很孤野，夜间常有鬼魂哭泣哀号，有鬼火游来游去，很久都没有人敢行走，便是白天也多结伴而行，直到民国时代，那些鬼迹才逐渐少见，人迹才多了些。传说孤魂祠有一副楹联，不知是哪朝哪代何人所作，楹联写的是：

孤哉苦哉，世道艰虞，真冤真惨，竟至死无葬身之地；
魂兮魄兮，西方极乐，且安且宁，诚为告慰在天之灵。

你说你是感情型人，回想起这些旧事，看着这些旧迹，时常会黯然泪下。不过这都是久远的历史了，值得骄傲的是

它为罗定文化增添了深刻的一页。孤魂祠和开元寺今天都早已湮灭，但你说你在民国期间曾亲眼目睹过地方人士每年都请和尚道士喃斋打醮，为孤魂野鬼安魂解冤，使之能够得以超度，以表世人之善心，祈祷他们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老少平安、财源广进、仕途通达，云云。

你说这一切今天都过去了，只是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深水塘还是有名的罗定八景之一——东桥塔照之所在地。提起罗定八景，宋元就有传闻，那时叫泮水县，所以八景也称泮水八景，景点景名也有个发展变化的历史，到得明万历五年罗定州以后，原来的有些景点没有了，有的景点则变了名称，如原来素龙八排山上的“八里明镜”则改名为“四凤朝阳”，石牛山上的“石牛显迹”则改名为“牛石仙踪”等等。到明朝崇祯年间任罗定兵备道的张国经，主修《罗定州志》吟成“罗定八景”诗，于是罗定八景由此定名直到现在。八景中，“龙龕蜕骨”指的是龙龕岩及其神话故事，“牛石仙踪”指的是石牛庙的神仙故事，“双龙晓雾”指深水塘北面不远的双龙关旧有古井早上有双雾直上云霄的奇迹，“四凤朝阳”是说素龙八排山如四只朝阳的飞凤，“南岭梅先”指的是南城门西侧泮岗南面有梅花每年初冬十月便开放的奇迹，“大湾渔唱”指罗定州城东面泮江河湾上的渔民“渔歌晚唱”的升平景象，“径口樵歌”指罗平径口有樵夫山上唱歌遇仙的故事。

你说，八景中的“东桥塔照”说的是东桥塔影的事。东桥指的是州城东泮江河上的古青云桥在今第一座罗定大桥位置上。塔即是现在泮江对岸位于青云桥上游的三元宝塔，建成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事迹说每到十五月圆

之午夜，在深水塘中心可以见到宝塔的塔影，其实在州城的南门大塘也能见到，且传说各有差异，不过这深水塘的塔影则是最早的传说罢了。非常不巧的是，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即 1938 年也就是广州沦陷的那年重阳节后那个月的月圆之夜，你正在深水塘边寻觅塔影的当儿，却看见了从广州一带逃难上来由于多种原因而客死罗定的浮尸……

你说，当你这样地忆起这节惨景的时候，暮年秋老之心已载不住悲凉之沉重。你于是恍惚着往前走着，突然间从一幅写着“永远记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的横街巨标下面，看见少时认识的大山顶的大秀正同他的美妻吴越正在前面不远的街上说说笑笑地走来。你赶忙揉了揉眼睛，定睛细看一下，发现并没看错，便突然一惊，赶忙闪过一边去，免得同他们碰个照面。这样子，不一会儿，他们便从你的视线下消失了。你长叹一声，一段有关他们仿佛红颜劫似的往事便浮上心来。

你说你已无心再看街景，便呆头呆脑没精打采地往回走，回去倒在床上便闭眼睡去，朦胧中，现出一片兵荒马乱的场面，只见遍地逃难的百姓，或三五成群，或拖儿带女，或挑着破烂，全都披头散发、蓬头垢面，或嚎啕大哭、或掩面痛哭、或垂首泣涕、或仰面呼喊爹娘或儿女亲人，阴沉沉的天、昏惨惨的地，河水萦怨、草木含悲，天上有蜜蜂似的飞机在雷鸣中作轮番轰炸，转眼间便尸横遍野，后面有拖着膏药旗的军队，或骑着战马举着军刀、或托着冲锋枪，如狼似虎地从后面追赶而来。你从慌乱之中看见前面出现一条大江，江面上满是浮尸，江中有只拖轮载满了哭泣的逃难百姓，缓慢地往上游驶来，你定睛细看，便看见船头站着一个学生

打扮的女子正掩面涕泣，肩后只挎着一只小小的包袱，当拖轮渐近，你分明看得清楚，这不是吴越么？你对她不算熟悉但从少年时代总算相识过，今日见此情景，这是何年何月何日？面对如此一片逃难的惨景，你以为自己正身在抗战的时代。你站在江边扬手大叫：“吴越！吴越！你怎么会在这里？大秀呢？他在哪里呀？大秀！”

呼喊中，眼前的惨景不见了，大江不见了，拖轮和吴越也不见了，你只见眼前大地一片白茫茫，你于是慌忙往回走，不觉间却出现了另一番景象，你只见远处现出一座高大宏伟的城楼，上面写着“山海关”三个大字，城后是蜿蜒层叠的高山，山上是雄峙壮丽的万里长城，“山海关”城门两旁书着比“山海关”还大的“还我河山”四个白色大字。此时，从东北三省逃亡入关的百姓像决堤的海潮般直向关内奔涌，他们呼喊着重“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不时还唱着《松花江上》等悲壮的爱国歌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关口上，戴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军队正气势汹汹地同逃难百姓争道，怕死逃窜的可耻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

你被这一幅逃亡图感动得热泪盈眶，当你用袖口抹干泪水，眼前却出现了另一番图景，前面是茫茫大海，身后是一个大都市，每个街口都有中国的军队把守，满街是有序的工事，在海与城的衔接处，一座大钟楼上“上海”两个大字正闪着金光。你舒心地在南京路和外滩等处踟蹰着，渐渐便来到一处码头，只见一码头的黄豆和日本兵的尸首，不远处还散落一面烧破了的膏药旗和几支零乱的步枪，近处街口严整的工事后面是荷枪实弹，正严阵以待的士兵。你意识到这是一场血战刚过的闸北防线，已严守了 20 多天，日军的敢死队在数十次冲锋中已死伤无数，日寇指挥官叹息着说这是一道无法攻破的钢铁堡垒。

此时，街上结冰尚未溶化，天灰蒙蒙的，你正为中国有这样的军队而自豪，忽听身后响起了有序的马蹄的的声，你转头一看，一位农民长相的高个子军官正从马上跳下来，此时几条街口都响起了长久而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军长辛苦了！”

“弟兄们辛苦了！”

又是一阵经久的掌声。接着是高个子长官牵着马，在数名护卫的陪伴下视察了整个防线的每个街口和每道工事，接着是高声作简短而又令人为之决死一战的训话，只听他声泪俱下地说道：

弟兄们，卫国守土是我们神圣的职责！丢他妈！

决不能在我们手上丢失大上海的任何一寸土地！我们决心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抛头颅！洒热血！血战到底！

此时，整个阵线都响彻了“抛头颅！洒热血！血战到底”的呼声！

你知道这就是 1932 年“1·28”淞沪抗战中的一个动人的场面，那位农民样子的高个子长官正是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他和他的士兵都大多是罗定人。你正沉思此时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眼前，却忽然从大街深处涌来了无数游行的队伍，他们抬着“保卫大上海”巨幅，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抗战！反对投降”“还我河山”等口号，一时间，南京路、外滩和闸北等各处大街都拥满了游行的队伍，队伍中还有大批衣物、食物等慰问士兵的物品，军民之间体现了热烈的鱼水亲情。

此时的你已同游行队伍走到一起。走着走着，大上海不见了，远处现出一座高大的牌坊，上面写着“扶桑”二字，再远是一间古老的座式祠庙，走近一看，“靖国神社”字样映入眼帘，门前有数十级台阶，台阶上正走着一群前往参拜的官员，其中认出一个正是日本的前首相。你正愤怒中，后面涌来了无数骷髅，很多都是没有头或断腿断手的，全都哭着涌向靖国神社，有的喊“还我头来！”有的喊“还我爹

娘！”有的喊“还我青春”。此时，你眼前出现了深水塘和孤魂祠，无数骷髅从塘底涌上来，疯也似的冲向靖国神社。突然你看见吴越和大秀正朝你走来，此时你不能再躲避了，便干脆笑迎上去。

“秀哥吴嫂近好，数十年没见，你们的样子倒没大变，只是我们都白发苍苍了啊！”你说着忙过去握住他们的手。

“天文哥你贵人多忘事，十多年前我们还见过一次呢？你怎么就忘了哩？”吴越的口音依然是下海的腔调。

“啊！对了对了，是1979年初，”你说，“那时我带工作队驻你们那个罗定西伯利亚的大队，上你们大山顶还走了两个多小时。”

“可不是哩？”吴越说，“自从我嫁你们大秀哥以后，解放前闹革命在罗定读书工作，解放后大秀坐单位我回乡搞土改留在农村，数十年连公社也少去哩！”

“你听她说，”大秀此时插话，“听话听音，一听就知道她有抵触。她不愿再当干部，老思念散失后的家人，解放后她也不回去找找。唉，她这份牛劲，难拗啰！”

“听你说的哩！”吴越说，“我倒成了反动派了，就光你革命，当个西江林场的什么官哩，还不是做牛做马了几十年！”

“你俩老就别耍嘴皮了，”你赶忙截住了他们，开解地说，“你们这段奇缘，解放前就传开了，有今日又有谁想得到呢。”

“快不要说哩，”吴越说，“还说什么奇缘，简直是世间奇冤才是哩！要不是日本鬼子炸了广州，炸了我家，谁嫁他这个从小出了名的大肾狗哩！”

“好啦好啦！都是我不好，噉长时间没见面，一见就令你们争跤，多不好意思！”

你正想请他俩来家里小叙，忽然听有人大声呼喊：“都几点啦，还不起床？”你睁开眼睛，原来你是睡午觉，刚才的一切都是梦，老伴正站在床前笑呢。起床后你冲了杯浓茶坐在书桌前慢慢品尝，细细回想梦中的一切。

你说，你同大秀原是邻村，他长你十岁多，他所在大山顶的人外出都必经你的村子。所以你同大秀是从小见惯的，只是长大后各有各的前途，彼此见面就几乎没有了。大秀的那些灾劫中的经历，你多数都是听别人说的。直到1979年初，你带工作队驻大秀所在的乡村，才仅同他美妻吴越见了一面。那是一天中午，你随大队支书刘镜上山了解生产情况，刘镜说起大秀的妻子吴越土改后一直在乡里当妇女主任，直到“文革”后才退下来。大秀同吴越在抗战期间都在罗定师范读书并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大秀开初在县里工作，后来派往西江林场任副场长，算是副县级干部，一干就是几十年。这次上山，只有吴越和一个儿媳妇、两个孙子和两个外孙女在家。我和刘镜到来，吴越非常热情，忙给我们倒茶，在大山顶只有她家有茶喝。

“吴嫂，这是工作队长徐同志。”刘镜忙向吴越介绍说。

“不用介绍哩！我们从抗战期间已经相识，徐同志是大秀的少年朋友哩。”吴越说着，一盅热茶已递到面前。这时我注意到她手上的金戒指还在，而颈项上那串挂银牌的珠子却不见了。

我接过茶，趁机打量一下她，见她虽年近六十，风韵尚存，只是一口下海音至今不改。